

# 「火花之間」

與一位香港出生，旅居意大利的普世博愛運動核心成員劉國洪的一席話，他透過鐵雕塑去表達藝術的「美」。

Giuseppe Boschetti 撰文  
梁麗芬 譯



塑像從暗影中叫喚著我。我保持沉默，直至國洪出來。

國洪說：「雕塑的外形好像速寫，你有同感嗎？試想想每一件雕塑都有其原創的設計，這反映出每個人都是被召喚去實現一個獨特的計劃，你要從虛無及滿全之間找出一個平衡，才能明白這個計劃。」

「有一段相當長的日子，我擱置了藝術工作。那時我在菲律賓及韓國生活，這對我的培育非常重要，就讓我稱之為藝術生涯中的「進修博士期」，或更好說我好像在沙漠中掙扎求存，唯有水是不可缺少的。在我的心中擁有水源，那就是對美的渴求。很多時，我從事的工作與藝術根本無關係，但我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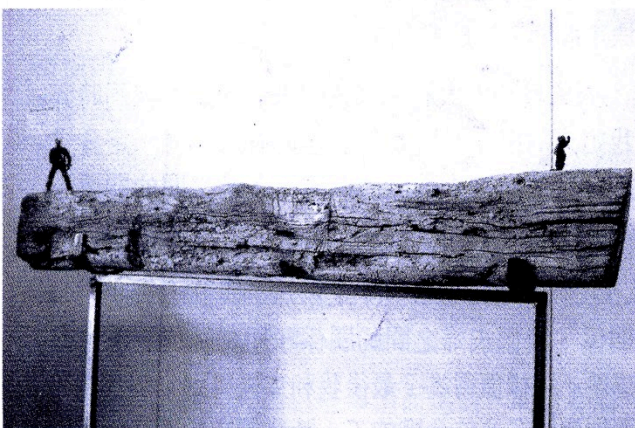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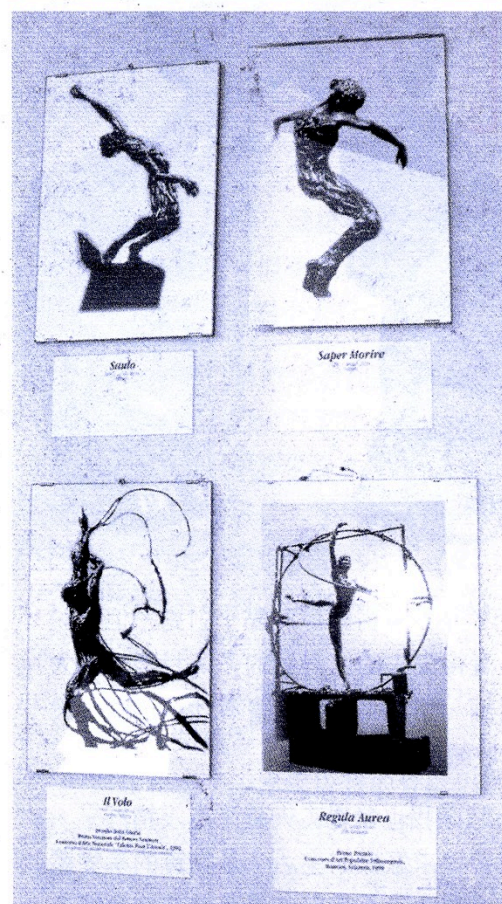
化了鐵料。」  
我繼續問：「數天前，當你談及你的屬靈旅程時，提到絲綢之路，我甚感興趣。」  
國洪回答說：「絲綢之路！那是連接中國及意大利的道路！東西交流的標誌！你可以從我最近的作品「生還者」看見這一個主題，它每天叫喚著我去追尋合一世界的真義。」

「在創作雕塑過程中我學習到怎樣與人交談。與別人建立關係就像進入另一個人的世界，好像當你進入一個神聖的地方，即對方的心靈裡，你必會脫掉鞋子，除去己見，才能進去。」

「我有一位藝術家朋友，叫Roberto Cipollone，我對他十分敬重。

一天，他來我的工作室找我，他從門口看見我最近的作品便停下來欣賞而沒有進來。當我看見他便往前問好，他立刻因那些近作而向我恭賀。他很高興我有新靈感，他好像比我更高興，還開始在雕塑前起舞。他銳利的眼光沒有遺漏任何一件作品，還給我一些批評。但是他「帶有尊重的宣告」戰勝了我，因為他以尊重的態度進入我的工作室。」

我定睛看著Agatha——一個坐輪椅女塑像，我覺得她好像一位御座上的女皇。  
國洪說：「我學習到以比喻來幫助我講述個人的經驗。Agatha及「浪子回頭」都是從一些我遇到的真人真事中取得的靈感，一位是家庭主婦，另一位是死於愛滋病的癮君子。「生還者」反映出我在九一一慘劇後為和平的祈禱……痛



苦及死亡？這一切固然存在！但可以肯定，將來會有復活。」  
為時已晚，我要離開了。當我踏出國洪的工作室時，我帶著尊敬的目光去輕撫每一件雕塑，然後轉向他，問道：「你希望透過你的雕塑帶出甚麼訊息？」  
「最近一位學者朋友告訴我，他從我的雕塑可以領會詩歌的韻律。當我聆聽他時，感到我的一個夢想實現了，就是看見有一天，文學家、藝術家、哲學家等再不會孤單的生活在自己的世界裡，而會在世人前去見證藝術界的彼此交談。」

在一個

春天的清晨，我來到國洪在盧比亞諾小城（佛羅倫斯附近）的工作室。我坐在長椅上，沒有開啟電燈，立刻覺得有「人」望著我：其實是他的雕塑像從暗影中叫喚著我。我保持沉默，直至國洪出來。

要求自己要以同樣的創意及完美去表達，例如與「紅新青」樂隊一起在觀眾前唱歌及跳舞，或當我在菲律賓替新城雜誌打字及做排版設計時，當我量度每一行時，都覺得自己好像舞台上的舞蹈員般，每一刻都完全投入在舞蹈中。也許情況可以不相同，但同樣可以把創意活現出來。」



我望著在我周圍的鐵雕塑，詢問國洪它們是怎樣「出生」的。

「我並沒有刻意去找一種異於其他藝術家的技巧來突出自己。當我離開菲律賓往瑞士時，我開始構思一系列以舞蹈為主題的雕塑。起初，我學習鐸鐵的技巧，來製造細線條的構架，然後用石膏或陶泥造成雕塑。後來，我在鐸鐵的過程中，漸漸看見真正雕塑的外型，最

後發展到只有熔鐵去塑造雕塑。」

我又問：「你在這些藝術原料及工具之間體會到甚麼？」  
「我在這種先進技巧及我的文化藝術遺產之間找到一份和諧。中國藝術是一項富有動力的藝術，書法就是一個好例子。但現在我採用的「筆和墨」就是鐸鐵和一滴滴熔

